



乡村花事

□文猛

写在乡村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乡村文章，乡村花事占据着绝对大的版面。

很长很长的时光格上，乡村的眼光总是深情地投向庄稼花，几乎没有去望过那些庄稼花之外的乡村花事。

在乡村舞台上，最先登场的是油菜花，它是庄稼花中的名门望族，开得最恣意、最热烈。或成块成片，汇聚成气势宏大的黄金方阵，浩浩荡荡，绵延不绝。除了伟大、壮观这些灿烂的词，面对那片金黄，我们唯一能表达的只有“啊”字，就连这个“啊”也会被浩大的金黄堵在喉咙。或一方田一块地，插叙在麦田之中，为麦浪翻浪镶上一道道春天的金边。

紧随油菜花的是胡豆花和豌豆花。这是庄稼花中的孪生姊妹，开得温婉雅致，楚楚动人，粉白、浅红、淡紫，算是庄稼花中的小资，每一朵看上去都像对着镜子有过精心的描画。

小麦和水稻是庄稼花中的主角，尽管它们不是一个时段出场，但是它们的花事很是相同，静静地开，静静地谢，你不凑近每一株禾苗，是看不见麦花和稻花的，连乡村同样微小的蜂啊、蝶啊，都懒得去亲近这些细碎的花。只有乡村的农人，在小麦和水稻扬花的时节，心神不宁地望着天空田野，担忧突然的风雨吹落渺小的麦花稻花，吹落谋划了一年的收成。诗人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对麦花香、稻花香，我们也只能说：真正能够

看懂它们的，只有乡村的农人，他们才能听懂庄稼花开的声音。

庄稼花的另一个主角是玉米花。玉米花跟着小麦花的脚步，开在玉米树的顶端，所以，乡村把玉米开花叫“出天花”“出顶花”。

走进乡村视野的还有雪白的芝麻花、紫红的豆花、金黄的南瓜花、淡黄的西红柿花、映日别样红的荷花、灿烂的向日葵花。芝麻色过年的汤圆，大豆做豆腐，南瓜莲藕也当粮。向日葵尽管只是饭前饭后的闲话，但是迎着太阳开放，满满的金黄，满满的喜庆，满满的光芒。

事实上，乡村大地上还开满了比庄稼花更多的花，所有的花都在寻找自己花开的季节——桃花、李花、杏花、桐子花、槐花、杜鹃花、兰花、鸡冠花、蒲公英花、水仙花、百合花、牡丹花、菊花、腊梅花、红火辣……你花开罢我登场，开满乡村所有的季节、所有的山野。没有人去张罗它们的长势，没有人去关注它们的收成。

所以，乡村看花，那是很实用主义的，那是乡村的一日三餐，那是身上的温暖，在乡村的视野，大地上只有一种植物，它们的名字叫庄稼，庄稼之上是生活和生存。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庄来了一个城里女知青。早出工晚收工的时候，乡亲们发现那些长在山林中、田埂

上、地角边、小溪旁的杜鹃花、牡丹花、兰花、水仙花、百合花，一束束长在女知青的怀抱，长在女知青的窗台上、大门旁、小院中。当那些野花集束式地走进乡亲们的视野，大家发现这些野花香气四溢，直香得人心亮堂堂的。从那以后，在山林、在山坡、在溪边，乡亲们开始有了一双看花的眼睛，有了一双采花的手，捧回村里，放在女知青的小院中……

后来，女知青回城啦，离开村庄那天，乡亲们送来鸡蛋、腊肉、香肠、汤圆，恨不得把每家最好的东西都让女知青带走。女知青哭着谢绝所有的礼物，捧走一盆杜鹃花——在我们乡村，那花叫映山红！

尔后，乡村的花事回到庄稼花的时光。

2015年，女知青又回到我们村庄，带着一张很大的图纸，图纸上不仅有我们的村庄，还有周围七八个村庄。女知青带着乡亲们在山坡上种李花，在水田里种荷花，在河谷种槐花，在山林种映山红和红火辣。曾经长满庄稼的乡村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种花、酿蜜、摘果，农事变成花事。三月李花节，五月槐花节，杜鹃节，六月荷花节……呼唤着城里的人们。乡村有了比庄稼花更饱满的收成，乡村有了庄稼花之外更幸福的花事——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花开乡村，乡村如歌。



王加喜 摄

念亲恩

思念的路

□陈世会

在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那条外婆走过无数次的路上，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但那个小小的身影，却总走在我的记忆里。她背着背篓，弓着腰，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似远似近，缠绕脑海。撑起记忆的风帆，那些有外婆的时光，成为了温暖而忧伤的回忆。

最初的画面是外婆背着我上镇赶集的情景。不到一米宽的乡村烂泥路，坑坑洼洼。我趴在外婆背上见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滑溜溜的小路上，还几次险些摔倒，我认为那是很好玩的事，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这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外婆带着我走了一遍又一遍。

“什么时候能把这条路修好点哦。”外婆经常念叨。夜里，她总是怀着喜悦参半的心情，一边整理着当天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得来的农货，一边在心里祈盼着不要下雨，耽误了进城可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虽然路不好走，但是外婆还是隔三差五

就背上一箩筐东西去镇上卖：有自己种的红薯、土豆，也有在坡上挖的折耳根、麻芋子……凡是能卖钱的，在外婆看来都是宝贝。她那双长满老茧、经常红肿着、还裂着口子的双手印着生活的艰辛。

那年我10岁，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外婆把我接回家。外婆家日子紧巴，加上舅舅沉迷赌博负债累累，家里大小开支都靠外婆务农和外公到镇上做小工赚钱支撑。在那个缺衣少穿的艰苦年代，原本日子就过得很辛苦，这下又多了我一张嘴，家里气氛不太和谐。一天，我离家出走了，但也不知道去哪里，走累了，就蹲坐在路边玩泥巴。隐约听到有人在叫我，抬头看见外婆：“会儿，回家吧。”我望着外婆，眼泪就扑扑地掉。突然感觉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起身站起来，才发现外婆凌乱的短发飘在疲惫的脸上，额头还渗着血。她似乎才意识到，用衣袖擦了擦额头，急忙解释说：“在路上摔了一跤，不碍事儿。”外

婆拉着我的手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偷偷抹眼泪。有外婆在，真好！

光阴如白驹过隙，乡间小路加宽了，路面还铺了些碎石，烂泥路不见了踪影。外婆常常会带着她的“宝贝”去镇上卖，即使饥肠辘辘，她也舍不得吃一碗面或是买个包子。一年又一年，她攒了些钱修了几间土坯房，日子总算是一天天地好起来了。“以前吃都吃不饱，没想到现在的生活这么好。”外婆乐呵呵地感叹着，似乎在为以前贫穷而又艰苦的日子告别。

在我上大学那天，她悄悄塞给我一些钱，那些钱她攒了很久，沾着一股霉味，微微被浸湿，软软的。

上了大学后，我很少回家，直到得知外婆重病的信息。我慌忙赶回家，看着无比虚弱和消瘦的她，忽然惊觉，成年累月艰苦劳作的外婆像一棵随时会倒下的老树般苍老。“别担心，现在国家政策好啊，有农村医保，治病不

用愁。”外婆显得有些高兴，继续说道：“听说我们乡下的土地被承包了，还能分到一点钱。”我不说话，无声地掉泪。

那年，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村里种起了千亩桃林，昔日荒山变青山。外婆开心地拉着我去看桃林：“要是这条路修好了，通了车，我就能坐车去镇上赶集了。”我走在前面，回头望见外婆拄着拐杖，走路有点跛，慢慢地跟在我后面。

60年的辛苦与操劳，为丈夫、为儿女、为孙辈们，外婆从没有休息过一天。外婆的爱，悄无声息、润物无声，终究像一条不知名的河，流走了。

如今，大足区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重要指示，外婆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路终于修好了！

夜幕里，我走在一条崭新的乡村公路，想着外婆驼背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然后渐渐变成一个小影子。感觉依旧，恍如昨日。

巴山语

沐心海

归家

□青 栀

放假回家，难得闲散，与乡友小聚，甚是欢喜。现在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稍不注意，从前的大人们就慢慢变老了，而我们的步子却越迈越大，时光太匆匆，我们步履不停，所幸还能在这片土地相聚。

我家卧在山腰一角，站在楼下坡道上，可以俯瞰整个小城，山下便是长江，远远便能看见游弋于江面的小船，和架在江面上的彩虹桥。所谓彩虹桥，只是夜晚会闪耀五颜六色的灯光罢了。这里，白天平淡无奇，晚上却很惊艳，群山之间，满城灯火，辉映了一池江水，照拂了一方土地。

假期的日子，总是过得比较快，转眼就是七月，夏天猝不及防地闯入，大地瞬间热火起来。吃过晚饭，准备外出散步。下楼时，一抬头，见到对面张爷爷家的窗户上盛放着零零星星几朵红艳艳的三角梅，心里一亮，站在楼梯间看了许久，待母亲一声呼唤，才移开脚步，往楼下奔去。

楼下坡道上，长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树下常年坐着几位唠嗑的老奶奶，老远都能听见一阵阵地此起彼伏的笑声。可唯有张奶奶默不作声，远远蹲在一旁，兀自侍弄着树旁的一盆盆瓜果蔬菜。我踩着小碎步，悄悄靠近张奶奶，只见她手拿一把小挖锄，正露出杂草，疏松泥土，她的额头冒出了微汗，任由老花眼镜滑到鼻梁，那股认真劲儿还真是一如当年。我轻轻拍了拍张奶奶的肩膀，她才抬眼，看到我，眉眼便笑开了，接着我说：“小鬼头，回来啦！”我应声道：“回来看看您老

呢。”“哦？这不是张爷爷种的葱花吗？长得可真好！”“是啊，你张爷爷现在腿脚不便，可难为我这一把老骨头来捣鼓呀。”张奶奶边说边捶打着腰背，嘴上却是乐滋滋的，“这可是你张爷爷的宝贝儿呀。”张爷爷自退休后，最爱的便是他那一盆盆瓜果蔬菜，坡道上的土壤贫瘠，他就端来一个个大瓷盆，挖来沃土，把种子搬进去，天天盼着嫩芽冒出来，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张爷爷时不时就会去摸摸它们，我老打趣道：“您老可别拔苗助长哈。”张爷爷连连摆手说：“没有没有，我是在给它打气，可要好好长大啊。”我捧腹大笑，给张爷爷竖起大拇指。看着被风吹得摇头晃脑的菜苗，我也怀揣着期待。

一晃多年，张爷爷年纪越来越大，不大能走了，可还心心念念着自己的菜苗，千叮万嘱咐让张奶奶一定要照顾好，张奶奶虽然嘴上抱怨两句，却也照料得极好。蔬菜瓜果成熟后，张奶奶总会把满满的收获分享给街坊邻居，大伙也跟着乐呵：“张老头养的‘大头娃娃’又长大啦，我们也跟着享福哦。”听得张爷爷张奶奶哈哈大笑，我想这其中自有劳作的快乐，也有分享的快乐吧。

夜色渐暗，热气开始消散，小城灯火通明。像往常一样，我们坐在坡道的石凳上乘凉，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家常，邻家小孩洗完作业也出来闹腾了，老人们诉说当年趣事，也不忘逗弄孩童，又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响彻山间。这返天真真的画面，一如儿时美好，闲适恬淡的生活，也莫过于此了。

雨后看山

□周丁力

经过一场夏季的暴雨洗礼之后，小城外圈的远山一下子就眉目清楚起来；树木仿佛陡然茂盛，山色也就一下子浓郁了。眺望远山，是我的一种爱好。遥看远方的山，心中总会产生一种丰富的体验，总会有缕缕思绪如山岚、如晨雾一般缭绕。

山，站得远远的，以一种一成不变而又瞬息万变的远影，营造着无数悬念与想象。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位，远山是人眼在远方的重要参照物，也是隐隐约约地对人心扬起的一种远方的呼唤。“山的那面有什么？”这是个永恒的提问。千百年来，远山，曾经勾起多少向往与惆怅，忧伤与愉悦，执着着与超越……

山在远方，山是我们的目光在远方的一种依恋与归宿。从小到大，远方，那些绰绰约约的山影，像一个个永恒的象征，总会使我产生片刻的凝神，且获得一些闪闪烁烁的情怀、星星点点的思想。

我看山，山也在看我；我走向山，其实山也在走向我。我们上山、下山，再上山、再下山。一个人

即使不曾登临过自然界的山，但他一定翻越过不少生活中的山。在现实生活攀登过后，那些有形无形的山，有时就成为一个惊叹号，成为一座纪念碑，成为一道挡风的墙，成为一只将我们举向高处的奇异之手。

人生，总是从不同的方位，在不同的领域，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远方，走向远方的山。近与远，高与低，现实与梦想，总是在不停地交替与转换。不仅仅是自然界有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山外青山楼外楼”，也有“这山看到那山高”。有了看山的感悟，便会产生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觉醒；有了登山，才有登顶的愉悦。在这种转换之中，人生就有了波澜，因此变得充实而富丽。于是，我们的个人史便拥有了一些难忘的篇章。

当然，人不能总是望远，没有眼下的努力与踏踏实实的前行，远山也就仅仅是一种固体的矗立。远山看罢，还要努力回归自己的生活，还要将远山赠予的启迪融汇到生活中去。于是就认为：远近互为前提，远近当有机融合，只拥有切近很可悲，只拥有遥远很可笑。

民主湖畔我的家（四）

□刘玲玲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为了保证教授们的基本生活，专门开了一个小灶食堂。以前的老农场太小了，专门开辟出一个大的新农场（现在的思群广场），种庄稼、种蔬菜，保障供应小灶食堂之需，让各位教授平安度过了那个艰难时刻。

很多年以后，我们的伙伴们回忆起当年，都会提到那时候的校领导们都以郑思群为榜样，个个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工作狂。我的一个闺蜜，她父亲是留苏回来的专家，系主任，几乎每天晚上都不在家，不是开会就是去教室看学生上夜自习，害得她每晚都因为见不着爸爸要大哭一场。

我们家则更是如此，晚上睡觉时见不到爸爸，待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爸爸已经出门了，这是常态。虽然父母工作都很忙，但是我们有慈祥的奶奶照顾着。虽然不像新华村、四联合、松林坡的孩子们那样天天有小伙伴一起玩，但是我们家温馨的小院生活一点也不乏味。

和煦的阳光下，难得在家里的父亲指导我姐姐读书，要求她在多读书的前提下读懂他出差去北京时买的《鲁迅全集》。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是他给我们每个孩子都订了报刊杂志，包括《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红领巾》《少年文艺》等等。

父亲还要求我们养小动物，并记录它们的成长经历。

于是我们家喂了一群鸡，我们给每只鸡都取了名字，也知道每只鸡的秉性；厕所后面的小棚里还养过小兔子，草食全是我们到农场义务劳动拔草得来的，兔子后来又生了一窝小兔子，为了免子们的自由，免子父母在墙角挖出一个地道，带着免宝宝们大逃亡，四宿舍的女学生们惊呼：哎呀，下面有免子！我们几个孩子出去追免子，上演了一场人兔追逐赛。因为是老房子，家里老鼠多，我姐姐在她学校的草丛中捡到了一只小猫带回家来，奶奶很高兴：正好捉老鼠！那时候也是稀罕动物，同学们都喜欢得不得了，特别是母猫下了小猫以后，大家都来我们家后院的棚里围观，家里经常很热闹。

最吸引同学们的是我们家大大小小的泡菜坛子，有生水倒扑着的腌咸菜坛，也有泡菜坛。闺蜜们最馋我家的泡菜，说我泡菜坛里什么都能泡，什么都好吃：泡的茄子、西瓜皮都特别好吃！其实那是因为我奶奶勤俭节约，连吃剩下的西瓜皮都舍不得丢，放进泡菜坛里，却成为了孩子们的美味零食。有好几个教授的女儿一到我们家，首先就去捞西瓜皮吃。

很多年以后，我母亲都会提到：当我家那两个巨大的倒扑在地上的腌咸菜坛子被掏空了的时候，她就会猜到是哪些孩子来过我家了。慈祥的奶奶对我们这些孩子这样肆无忌惮的偷吃行为则一点都不责怪，在那缺吃少穿年代，我奶奶始终大度地、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不能把家里少得可怜的食物给别人吃，也从来不会向我妈妈告状。大家都无一例外地特别喜爱我们家这位慈祥的奶奶，多年以后都还在念叨着她老人家的好。

岁月悠悠，今天的我们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曾几何时，我不愿回到民主湖畔，因为那里曾经有过太多的折磨。但是不论我在哪里，不论处境如何艰难，我都会时常回想起民主湖畔的宁静和大学生们朝气蓬勃、青春跃动的身影，运动场上师生们活灵活现的身姿，想起常在我梦中出现的父亲和郑思群伯伯英俊坚毅的脸庞。父辈们走得很早，没有陪伴我们长大成人，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财产，住房连同家具都是公家的。但是他们留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而温暖。他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现在才真的明白了。

2019年，在重庆大学建校90周年庆典之前，我来到了民主湖畔，来到了曾经住家小院的遗址，回想往事，祝福学校。

虽然民主湖畔温馨的家没有了，但是这些过往却不是云烟，曾经的美好永远留在了这里。人的生命如同白驹过隙，一瞬而过，但是民主湖畔那样迎来送往一拨又一拨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启迪着他们崭新的世界。

我们不会永远生活在回忆里，但是记忆里的人会永远活着。（完）

它被金色的阳光温暖过
被绽放的花朵芬芳过
被高高的白云注视过
被清澈的湖水涤荡过

这首诗
带着许多美好的事物
正在向我赶来

心花开了

□王谢冬

站在山顶
蓝天是我们的背景
白云在头上
开出一朵朵花

阳光偶尔从云中穿出
照出我们的影子成双成对

春风从四面八方涌来
吹开桃花
吹开梨花
也吹开了我们的心花

一首诗正在赶来的路上（外一首）